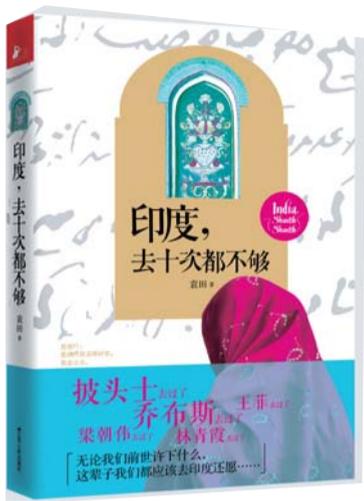


旅行,生命从此不同

旅行,不是为了逃
 经历一种伤痛或许可以
 成就另一个自我
 26岁女生,83天独自行走
 印度,1个城邦,5531公里
 分享收获爱、勇气与心灵
 成长的真实经历
 一次让你放弃预设,学习
 接纳和领悟的心灵之旅
 走吧,以自由之名,只要
 你能更好的回来
 一本书,成为你行走的精
 神伴侣
 这本书不意鼓舞每个人
 都放弃生活出走印度,只暗中
 寄望能够唤醒已在颤颤的你,
 不要再向外逡巡。你只需走回
 内心,找到自己

——袁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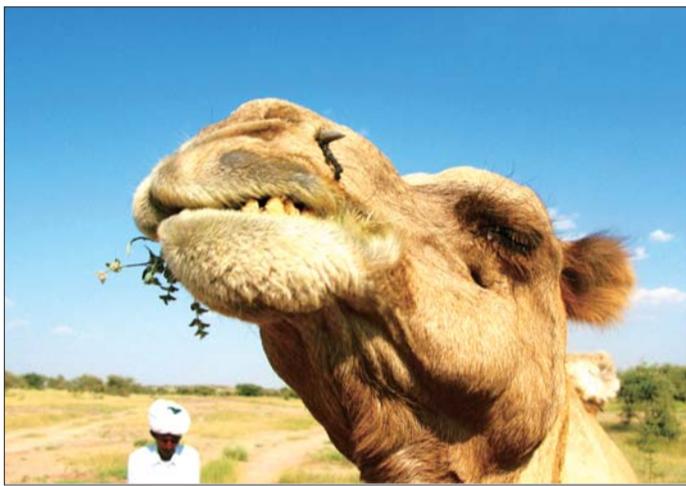


《印度,去十次都不够》
 袁田 江苏人民出版社

用眼睛看这本书的人,会看到印度各地的异域风情,待人接物的淳朴风气和细微之处的奇趣风物;用头脑看这本书的人,会看到各国的角色陆续登场,分享传奇经历,不吝给予我友情、亲情和爱,交织生命轨迹;用心看这本书的人,只有你们可以读懂书中的密语,发现自己内心里的那一点点蠢动的萌芽,它已经在生长,沉睡中的你睫毛颤动。

时机到了,你会真正地醒过来。作者袁田,80后,一个都市的普通白领,出走印度,是因为26岁前一直在预设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行走,终于撞上一座叫做“不满”的墙。买了一张单程机票远走印度,生命从此不同。

一路行,一路经历相遇相识与分离,袁田在印度旅程中接触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游客,也不断获得启示——她以为是对爱情和已经结束的那段相爱关系的认知启示,其实是启发了她自己,让她一步步看清自己是一个蕴含着丰富灵性。



才女的游走(评)

文/郑渝川

实话说,《印度,去十次都不够》书名流露出的炫耀意味,让没有去过印度今后也打算不去的我觉得有些厌烦。但我仍然选择并读完了这本书,因为我曾经也是一名背包客,在旅行中获得过独自沉思的机会,想清了困扰自己的一些事,排除了担忧,释放了自己。正因为此,我才起了一个笔名“一川的行走”。

《印度,去十次都不够》的书作者袁田今年只有27岁,拥有英国曼彻斯特商学院金融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在财经媒体、投资公司和私募基金机构供职,自称“拿着与自己能力不符的高薪”。去年的8月,她与原先的男友划上了感情的休止符,还辞去了职位,走出到印度,呆了足足83天。

她的行动,让常人难以理解。三年的工作期,不至于让人陷入深度的职业倦怠,当然不可能让一个人过早收获了日后难以复制的巨大成功而选择享受人生。那么会不会是用情太深而使人不得不以决绝的出走,借助相隔的时空来调适自己,让感情慢慢的淡下来?袁田在《印度,去十次都不够》这本书里确实给出了这种解释(成为到印度出走、旅行原因的一种),但这样的说法是可疑的,且不说用情太深的人能否下决心分隔这么久,书中的叙述也提到了,在分手后,袁田与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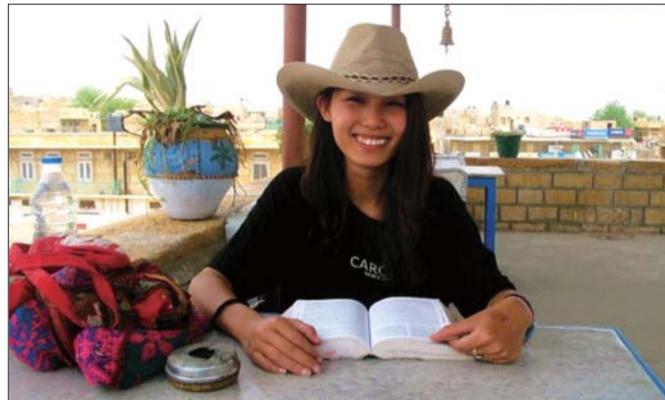
男友仍有通讯联系,彼此都认同分手的事实,而她对他并没有沉浸太深的依赖,只存在一种曾经爱过因而保持联系的惯性。

其实,在学会爱一个人、有分寸的拥有所爱之前,我们需要的,是了解自己、接受自己、爱自己。《印度,去十次都不够》这本书成书30余万字,线条和结构清晰,文字凝练优美,将书作者袁田称为才女是毫不为过的,但就是这样才女,她的印度之行实际上是找回对自身认识的一场旅程。

印度的泰姬陵通常被人们定义为忠贞爱情的象征,但袁田却想得更深。她一遍遍的反复强调不要遗憾,不要有痛,但按照书中接下来的章节所叙述的内容来看,这种强调其实起到的是强化和促发作用,我们也将看得越来越清楚,她真正遗憾和试图把握的,是没能号准自己悸动的心绪。

当袁田通过静心修炼,通过一连串的自我设问、追问后,终于认识到自己,下决心打破过往的职场发展设想和幸福观,也就完成了自我救赎——她不愿意再戴着假面目谈爱了,她下决心不与最爱她的家人过不去,她看穿了那些没有真正按照自己想法活过的人和职业的模式,她愿意放下那种“从零到零的平淡无奇的幸福”,试图“追求一个激烈而充实的人生”。

“你只需走回内心,找到自己”



作者袁田

记者:在26岁的时候,你放弃了体面的工作,舒适的生活,独自走进了印度,请问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萌生了这个念头,这份勇气从何而来?

袁田:不是勇气,是厌倦。工作了三年,可以说是幸运,每一年我的收入数字都增加的很快,我见到了很多很富有的人的生活状态,也见到了许多人在面对金钱、声名、诱惑时对自身失去把握的样子。我看到之后,知道如果自己努力,或许也可以到那个位置,但是那个画面跟我不符合。我不会为那样的自己骄傲。我知道和我自己符合的画面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其实没有放弃什么。我从这种放下中获得的更多。

记者:您以前就职于财经媒体、私募基金,拿着高薪,在当下,

这让很多人羡慕,恨不得永远紧紧抓住这样的一份工作,决定去旅行的时候,你是辞职还是?有没有过这方面的顾虑?(现在很多人想去旅行,但是却丢不开工作,总是处于一个无法取舍的状态)

袁田:其实你想紧紧抓住什么的同时,自己也被紧紧抓住了,这是相互的。当我觉得我可以放下这个东西的时候,觉得特别轻松,觉得一下就自由了。去旅行的计划是还在工作时就有了,那时已经定好了机票,然后才是辞职。

旅行和度假不是一样的。很多人说很想去旅行,但是其实一次度假可以满足他出去的愿望,这和工作是没有冲突的,也没有必要做出莫大的牺牲。但对于一些真正想旅行的人来说,不存在取舍的状态,工作可能就是为了旅行,如果

工作让你彻底失去了自由,那么工作本身也没有意义。

我走出去之前,其实就没有打算再回到原先的行业了。我要做真正的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都和旅行密切相关,所以没有取舍的那种痛苦。

记者:书名取为《印度,去十次都不够》,可见您对这次印度之行相当怀念,当初决定走出去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印度?

袁田:其实这本书的原名叫《印度,香缇香缇》,并且“香缇香缇”在书的最后才揭晓含义,但是这个名字大多数人听起来都太文艺、太晦涩,上市推广起来也会比较拗口,出版方在和我商量后,还是采用了现在的这个名字。

就我自己来说,如果真的可以做到完完全全、不留遗憾的,彻底的一次,就够了。我对那次印度之行本身没有什么怀念,因为想做的事情都做了,想经历的都经历了,还附赠给我无数的惊喜,它不可能再更好了。如果说还有怀念,那是对人。这是最大的功课。

至于选择印度,其实没有太多原因。许多信息都很凑巧的在同一个时段出现,指向的都是印度,而且印度便宜,签证的时间也长,那么就印度吧。

把那个需要感激的我自己记录下来,一些自己非常清醒的时刻,记录下来提醒日后的自己,自己曾经那么清澈过。